

沉淀的
不只是

李漠清◎著

记忆

CHENDIAN DE
BUZHI SHI JIYI

清华大学出版社

沉淀的 不只是 记忆

李漠清◎著

CHENDIAN DE
BUZHI SHI JIYI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淀的不只是记忆/李谟清 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39336-8

I.①沉… II.①李… III.①李谟清—自传 IV.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4959 号

责任编辑：李万红 易银荣

封面设计：马筱琨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曹 阳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8.125 字 数：16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产品编号：063337-01

序 言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自传式回忆录。

我伴随这本自传回忆录写作的全过程。作者一提笔便一发不可收，一天几千、上万的文字从笔端流出，没有任何修饰、雕琢甚至构思，好像它们早就存在于作者的心胸深处。

普通人写自传，不为传世、扬名。也许是那些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由无数经历积淀、过滤、凝结而成的情感，那些不经意间已渗透到血液骨髓里的信念，怂恿、驱动着正步入古稀之年的他，要将其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不为别的，他说，只为给自己的一生，给家人，也给社会一个“交代”。

因为我负责将他写好的纸质文稿输入电脑存储，便自然成了这本自传书的第一个读者。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开篇便立即深深吸引了我。随着敲击键盘的手指的舞动，我走进了一个似乎有点熟悉但更为陌生、新奇的时空……

作者朴实无华的叙事记人，多数情况下是由一个个生动的、颇具画面感的小故事串起来的。这些故事虽然有的让人震惊，有的让人诧异，有的让人潸然泪下或唏嘘不

已，但竟无一例外地让你对它们高度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为只有真实的亲历、真实的记忆、真实的情感，才能在如此朴素、自然、单纯的文字面前显示出这般感人的力量。

传记作者经历过的种种境遇，有着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其中有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时代变迁的踪迹，也有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命运的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自传多少能给人一些更为宏观的认识、感知与启迪、思考，此意义自不待言。我也不讳言这本自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生存、发展、成长经历本身蕴含的诸多的特殊性、传奇性甚至戏剧性的因子。那是生活本身赋予的。无数的磨难、坎坷、隐忍和奋斗，累积成了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也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作者本人。窃以为，正是这一特点使本书又具有了普通人的自传难得有的“可读性”。

作者从提笔到封笔，相当于在记忆中又做了一次人生的长途跋涉。作者十分注意并小心翼翼地要保存记忆中跋涉的原生状态和粗糙形态。但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加上作者驾驭语言、叙事行文的“散文式”风格，又让该自传读起来丝毫不觉冗赘，且有文学赏读之畅快。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一本读不尽的书。作为作者的妻子，我与他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太读懂他，更确切地说，尚未真正窥见他的心路历程。一直以来，我们各有自己的专业，各忙各的工作，退休后两人又都分别担任了些社会工作，平时闲聊

时只是偶尔听他说起过他经历的一些人和事。是这本自传回忆录，让我真正开始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不奢望我就此能读懂他，但我感到了安慰、感到了幸福。

世事纷繁莫测，人生五味杂陈。置身其中，本书作者始终不趋时俗、宠辱不惊、淡泊自守而保有节操，又能崇尚功业、痴心不改、甘为孺子且小有建树。这样的人生，应属难能可贵；于国于民于己，亦堪称善事、幸事！

当我们说起活泼可爱的小外孙最喜欢的是外公时，“外公”总是喜不自胜。他说，假如然然(小外孙的乳名)将来读这本自传，一定会视为“天书”。我笑答：不懂或不理解所述时代、人事不打紧，只要能领悟其中点滴的人生真谛，能触摸到作者内在的某些精神的“正能量”就OK啦！

这大概也是作者决定将此书面世的另一个美好愿望吧。

蒙作者不弃，将以上读后粗浅感言草就，忝列为序，甚为惶恐。

王萍涛

2014年10月

于宜春学院北校区自家书房

(王萍涛，大学教授。退休前为宜春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目 录



1	第一章	树根
15	第二章	小草
27	第三章	初梦
47	第四章	希望
75	第五章	迷茫
107	第六章	跋涉
159	第七章	悟道
215	第八章	信步
245	后 记	

第一章 树根



树干被砍了，树根还在，还能生出新枝。总有一天还能为人挡雨、遮风。

——题记

1982年是我真正得以心舒眉展的一年。

时年6月，江西省高校恢复职称评定。第一批讲师，由省评委评审批准并由省人事厅、教育厅行文至各高校。宜春师专批了45名，大部分是中老年教师。时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告知，我是唯一无人告状的且最年轻的讲师。

同年11月，从大学一年级(1964年)就开始追求成为中共党员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其间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这种念想后来几乎没了踪影。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以落实，此时我的旧梦成真也许是这种落实的结果之一吧。

最为重要的是，年底，已然78岁的老父亲终于掀掉了压在头上逾30年的“坏分子”这一铁帽子；宜春市(原县级市)下文，“李典汉同志为苏区革命老干部”。由此，从懂事起就压在我心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含着眼泪仰天长叹，欲对苍天长吼一声：我终于解脱了！

我一直就认定我父亲就是家乡油茶林中稀有的苦珠树。这种树根深、叶茂、杆硬、果实。从远处看，他像一把挡风遮雨的大伞，矗立在油茶丛林中。这种树材是难找的栋梁之才，果子像珠子，指头大，有苦味，可入药，更

可加工为美味的豆腐。我与妻子结婚所用新床的两根床檐就是父母特意为我选定留下的苦楸木。小时候我最喜欢到这种树下夏天乘凉、初冬捡果子。

父亲李典汉生于1904年10月10日，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他弟弟为李典致，生于1913年，比他小9岁。他的两个哥哥都在世不长。我的祖父李廷任生于1876年，50多岁就去世了，因此父亲30出头就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重担。特别是1939年后，那时叔叔李典致被国民党强征当了壮丁，被拉入了国民党的队伍。确切消息说，同年在浙江与日本人的一次战斗中他牺牲了。此时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上有年过60、体弱多病的老母，下有弟弟留下的不到7岁的侄儿谟炳和生下仅几个月的侄女清秀。其实李谟炳和李清秀是同父(李典致)不同母。叔叔李典致20岁就当父亲，但比叔叔大3岁的婶婶生下谟炳仅几个月就西去了。为了小孙子谟炳，祖母很快又为叔叔娶了年幼的晏家之女晏清华为谟炳的继母。谁想没两年，叔叔与后妻生下女儿后就被强征入伍了。

天有不测风云，船破偏遇连夜雨。叔叔典致走后，父亲典汉的结发妻子梁氏病故。父亲面对的是个老母、孤儿、寡嫂和弟死、妻丧的破散家庭。他别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地劳作。

由于“女人丧夫不得改嫁”这一封建习俗的约束，又由于祖母撒泼式的坚持，也源于邻里亲友的劝说，叔叔李典致的后妻晏清华就填房给了李典汉。而后，晏清华、李典汉也就成了我和另一个姐姐(李金莲)的母亲和父亲。

4 沉淀的不只是记忆



图1：两间住过三代人而不倒的土坯房，是父母留下的全部家当，也是我成长的根。

堂兄谟炳仍称我母为“少娘”，称我父为“伯伯”。这样，我家又是老少八口的大家庭了。

我的老家在宜春市袁州区飞剑潭乡山塘行政村楠木荆自然村。其实在历史上我家更长时间是先后属天台乡江东村、天台山乡下坪村管辖。与周边比较起来，楠木荆还算人丁兴旺、李姓集中、较有影响的小山村。全村人口稳定，人数长期处于300至400之间。

我到现在还未搞明白，家里这么穷，父亲怎么就成了我心中的丰碑。

父亲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对他的依赖。

他没有进过学堂读过书，但写得一手好字(毛笔、碑刻)，打得一手好算盘，屈指心算也出神入化。

他没有从过师，却能治不少疑难杂症，成了村里随叫随到、立竿见影的草药郎中。至今在我姐姐家还珍藏了他一些治疮、治疳的单传秘方。我记得，小时肚子痛，他立即用菜碗(大碗)倒一些水，快速地从炉子里挟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炭放入碗中并立即盖上。我喝了这些炭火烧开过的水，肚子居然真就不痛了。道理何在？其实父亲也不一定说得出口中的奥妙。

他没有学过徒，但会不少专门手艺，如打苧麻(即用专用刀和高脚橈灵巧地将苧麻的粗皮去掉，然后成为可纺、可卖的纤维麻)、阉猪、杀猪、蒸酒、熬糖(麦芽糖、番薯糖)，为大型酒宴烧饭炒菜，也是别人不及、拿不下的“里手”。

他赶了几次集，后来居然成了别人信得过的、上门求请的猪、牛、马买卖的中介人(当时叫牙人)和相牛、相马、相猪的师傅。

旱地、水田的农活更有他的绝活。上山割冬茅(给牛吃或肥田)是第一快刀手，同样的时间，别人割一担他绝对对是两担；下田插秧，他插得最快最直；抗旱车水，谁都怕与他同车(因他人脚慢跟不上，就常会被水车踏脚打痛甚至打伤)。总之地里的农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很多年轻晚辈还没有耳闻到我父亲还是一位“斗山歌”的雄鸡。我家乡地形像个脸盆，四周高，长满油茶树，中间低种水稻。每到秋季摘捡茶籽时，歌手就在山上边摘茶籽边唱山歌，而且无需约定，有人先唱起来就有人对歌(也叫斗歌)，东西南北互相呼应、嘲笑、对骂，煞是热闹好听。“走，捡茶籽、听典汉公唱山歌去！”成了天性爱听歌的妇女们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歌手就那么五、六个，但每次对歌必有父亲，而且大多是父亲挑事起唱，直唱到他人甘拜下风。可惜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山歌对唱就失传了。

父亲在村里辈分最高，年龄也大，更重要的是，在村里人眼中，他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且对谁都客气，因此大多数人都崇敬他、尊称他“典汉公”。村里无论哪里有争吵，都会请他摆平，无论哪家有红白喜事，只有他才能主持得妥妥帖帖。

父亲，作为一个地道的山区农民，能到这个分上，实属不多见。村民们对他至今无不感激与怀念。父亲于1991

年无疾而终，享年87岁。父亲的一生，让我确信了一个道理：勤能补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可能是天作之合，母亲晏清华本应媒妁之言许与李典致为妻，结果却填房给了大自己14岁的李典汉，以至白头偕老。母亲兄弟姐妹9人，家境极穷，母亲是幺妹子。老人们说，幺崽、幺妹最聪明。母亲还真应了这句话。在我姐弟和旁人看来，母亲比父亲还要聪明。母亲于2014年3月27日走完了她98年的人生旅程，但她的聪慧与勤勉无时无刻不浮现在我们的记忆里。

母亲的女工活可说达到专业水准。剪花、绣花、做鞋、裁剪制作衣服和帽子等，在村里独一无二。每到秋冬(这是结婚嫁娶旺季)母亲就极忙，每个嫁女人家都登门相求(我母亲扎了小脚从不出家门)，母亲都会无偿帮忙准备嫁女所必备的鞋子、衣帽，甚至张罗新娘子的梳妆打扮、礼担。

母亲集苎麻堪称一绝。所谓集苎麻就是将去了粗皮、经过多次漂晒的苎麻原材料，撕接成可纺织成布的纱。母亲集得细、集得快，能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母亲还纺得一手好棉纱，姐姐出嫁时印花布被子、我上大学的新衣裳也都是母亲纺纱织布所做的。在我家里，父亲劳作为全家糊口，母亲集纱、养猪赚点活钱日常零用。我高中时开支大些，母亲经常是吃完晚饭就在昏暗的油灯下集纱，直至凌晨鸡叫三遍才罢手。

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居然还是妇产接生高手。虽然每个乡卫生院都有经过专门学习培训的接生员，但几百号人口的楠木荆村，从解放直到20世纪70年代，谁都不请接生

员，而是首选我的母亲。事情也就这样巧，几十年来母亲接生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抚养小宝宝也小有名气。她掌握宝宝的特性和成长规律，细心、耐心、极其讲究卫生。我哥嫂所生7个子女，甚至有的子女的子，在婴幼哺育时一直也离不开她。对我和妻子的独生女儿丹丹更是视为心肝宝贝。满了70岁的她随我住宜春师专，受人求请，还先后带过6个师专老师的小宝宝。

按说，父亲母亲如此出类拔萃，又与人为善，家里的小日子应过得顺顺当当、有滋有味。其实不然。自1951年土地改革开始，由于“得罪”了小人，我家就一直生活在魔咒之中。虽然父母年复一年，起五更睡半夜地劳作，但全家还是生活在挣扎之中；尽管父母总是笑对邻里，慷慨相助，但“花红惹人羡，花落遭人贱”，总也换不来别人的周全和帮助。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承受。我知道，那不过是他们做人的本色体现，也是他们聊以自慰并期盼着能稍稍改善生存的环境。

我人生的第一个恐怖记忆产生于1951年冬季。一天下午全村人都在众厅里开大会，我一个6岁儿童喜凑热闹与几个小伙伴也跑去了。谁知一进门我就呆了：父亲被一根综绳子捆住一个手拇指和一个脚拇指，悬挂在厅门内高高的横梁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称半边猪”)，父亲痛得嗷嗷直叫。此时打手们也全然不顾这个也曾多少帮助过自己的典汉公。父亲叫一声，他们就突然往上拉一下，或突

然往下放一点，这样产生的冲击力使父亲更为痛苦。在全场一片惶恐茫然之中，在我和姐姐、母亲呼天叫地的哭声中，土地改革工作组的贾组长大声宣布：李典汉破坏土改，从现在开始，他被定为二流子，必须接受大家监督教育，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对我家来说是黑白颠倒的变化实在来得太快。就在昨天，父亲还是村农委会委员，还在协助土改工作组工作。在农会，父亲分管识字扫盲、卫生、修路、丈量土地等方面的事情，怎么时隔半天就由令子女骄傲自豪的农会干部变成了被捆受吊要接受长期监督教育的二流子呢？

个中缘由还是我长大懂事了才略知一二的。土改时村农会还有个女委员，她是父亲的同堂弟嫂。她与工作组组长同姓，人活跃而且颇有几分姿色，一来二往，组长就与她结为兄妹。其实其中男盗女娼的隐情我父亲心知肚明。父亲眼里容不得沙子，作为家门，这种事情是不允许、也应干预的。对于父亲的告诫，他们记恨在心，处心积虑要拔掉父亲这颗眼中钉。我家成分被定为“下中农”，按规定要分给我家好几亩水田。当时的原则是好田少分点，差田就多分点。结果是：分我家的田是“好田”，周边和我家连片的其他田都是“差田”。既是同一片田，好坏程度应是一样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变着法子少分田给我家。我父亲当然明白，就向土改工作组提意见：这样做对我不公平！这一下机会来了，没过两天，工作组就研究决定，李典汉破坏土改，取消农会委员，定为接受监督教育的“二流子”。从此以后我家就噩梦不断，就像被判